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我，机器人

摇摇摇摇摇摇原著摇阿西莫夫

改写摇维维摇赵计英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摇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摇我，机器人 〔美〕阿西莫夫著；维维，计英改写 〔原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82〕

摇 (中外科幻故事丛书)

摇学校图书馆装备用书

搖陽昇苑原惠苑圓原惠原怨

摇 I 援我...

摇Ⅱ援①阿... ②维...③计...

摇Ⅲ援科学幻想小说 原美国 原现代

搖IV援員緣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90 号 邮编:100061)

河北保定西城胶印厂印刷

开本：苑范尹之圆摇员肆圆印张：肆圆
员怨缘年愿月第员版摇员怨缘年愿月第员次印刷

字数： 叁千 字 摇印数： 圆 圆 员 缘 圆 圆

(每套 缘园本) 总定价: 员圆缘园元

前言

18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飞速发展，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人类的生活舞台和生存空间得以大大拓展。文学家们纷纷开始对科学未来和美好明天浮想联翩。

英国诗人雪莱第一个以其诗人的梦幻创造了《弗兰肯斯坦》而开科幻小说创作之先河。接着法国作家凡尔纳和英国作家威尔斯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前者以其现实主义手法，在现实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合乎逻辑的想象；后者则以其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种种忧虑。

伴随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 19世纪后期，大量科幻小说所描述的“梦幻”已变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已非天方夜谭；“空中楼阁”并非海市蜃楼；即使“对牛弹琴”也非知音难觅。

但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在不断拓展的同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人类生存危机四伏——人类在创造文明和享受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日益严重的文明威胁。科幻小说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忧患意识。在 20年代前后，科幻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到 30年代达到鼎盛——涌现了像克拉克、阿西莫夫

等一大批文采飞扬的极负盛名的科幻作家。作品写作技巧高超娴熟，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创作内容丰富多彩——使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达到了近乎完美无缺的境界！

当科学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很难有新的重大突破。进入 20 世纪年代以后，科幻文学的创作也相对平淡下来。但仍不乏得力之作。如美国克赖顿的《侏罗纪公园》就曾轰动一时。科幻小说仍以其惊人的预见性、非凡的启示性和丰富的文学性而具有众多的读者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将极大地启迪青少年儿童的思维智慧，培养其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幻丛书》。以中小读者为主，兼顾不同的欣赏层次。作品涵盖了中外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几乎都是名家名篇。选取在科幻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 15 位代表人物的近 100 篇代表作品，改编独立成 15 册。对于其他名家名篇，因篇幅所限，只能改编成小故事与中短篇小说一起按主题分类成 15 册。全套共 15 册。

由于时间仓促，许多作者（译者）没能取得联系，恳请见谅；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5 年 7 月

摇摇录

空中石子 维维（员）

我，机器人 赵计英（愿）

空中石子

一摇一步之差

在芝加哥郊外幽静的街道上，一个胖胖的有些秃顶的老人，正在悠闲的地散步。他叫约瑟夫·施华兹，是个退休裁缝。施华兹有一个温暖的家，有自己的房子和存款，妻子身体很健康，两个女儿也出了嫁，还有个小小外孙常绕在他膝边，使他感到非常快乐。他有着非常好的记忆力，虽然没有受过所谓的“正规教育”但他非常喜欢看书，而且“饥不择食”，凡看过的东西差不多都能记得。

在孩子们身边走过时，他对他们总是宽容地微笑着，默默地祝愿他们迅速地但不要太艰苦地成长，度过青春，去享受幸福的晚年。

他慢慢地走着。突然看见一只褴褛的女布娃娃笑眯眯地躺在人行道中央，像是个被遗忘的弃儿，施华兹抬起脚刚要踢上去，他的脚尚未落下……

没想到，正是这一步之差，竟使他从这令他满足的、熟悉的地球上消失了。

二摇另一个世界

一切只发生在一步之差中间。当施华兹举起右脚要踢开

那个褴褛的女布娃娃时，突然觉得头晕——仿佛有阵旋风把他卷起，把五脏六腑都吹了出去。等他放下右脚的时候，觉得气都喘不过来，身子慢慢软下来，滑倒在地上。

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原来他是走在混凝土路上，现在却坐在茂盛的草丛中，周围的房子也都不见了，更使他感到震惊的是，那些树上的叶子有些已经变红，完全是一派秋天的景象，而他自己却清清楚楚的记得，他散步时是远月的一天，一切还都郁郁葱葱。

他感到十分恐惧，但他看到那个小布娃娃依然在脚下，奇怪的是娃娃被干净利落地从肚里切了一刀，塞在里面的纱线虽然断了，线头却切得很整齐。再看看皮鞋，右边的那只皮鞋闪闪发光，鞋底的尖头，也就是伸出鞋边的那部分给切掉了，而且切得非常光滑，这是任何一位人间鞋匠用人间的刀都无法模仿的。

施华兹怀疑自己是在梦中，掐了自己一把，觉得疼，但马上又觉得这并不能证明是不是梦，因为他经常在做梦时也能觉得掐得疼。他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大多数梦持续不了缘妙钟，梦做得长只是一种幻觉。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秒针在不停地转着，不知多少个缘妙钟都过去了。

难道是健忘症？这不可能！施华兹瞧了瞧衬衫，确实是早晨穿的，而且是件干净的衬衫。他沉思着，把一只手伸进上衣口袋，掏出一个苹果来，他发疯似地吃了一口。苹果很新鲜，还有点凉，这是他两个小时前出门时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应该是个梦，可那个小破布娃娃又是怎么回事呢？要不他真是疯了。

看看快近黄昏的天色，他突然觉得这地方静寂凄凉，不由得浑身发冷。不行，得去找人，或找到一户人家，这就需要先找一条路。他转过身，向树木最稀少的地方走去。

周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警察。他无法回到芝加哥。

太阳下山，星星出现，天黑下来了。左边的地平线上微光闪烁，从树隙间可以看见一道蓝色寒光。施华兹狂奔起来，没跑几步，速度就渐渐地慢下来，因为他的肚子早就饿了。突然他看见右边有光亮。那是从一座房子里射出来的。他拼命叫喊，却无人答应，于是他越过田野，跨过沟渠，绕过树林，穿过矮树丛，渡过一条小溪，终于来到那白色的建筑前。这座建筑非砖非石非木，像一种坚固的陶瓷，但他已顾不上这些，只是急急地寻找着门，等找到了门，却发现没有门铃，他就使劲踢门，并像恶魔似地叫喊着“嗨，里面有人吗？”

门轻轻地打开了，出来一个瘦高个的女人，眼里流露出受惊的神色，背后还站着一个瘦削的男人，穿着一身怪的衣服。女人说话了，施华兹听到了一种从未听到过的语言。他的嘴不听使唤地张合着，所有蕴藏在心底的那些冷森森的恐惧一下子重新冒了出来。

三摇不是自愿的志愿人员

这是一个两口人之家。妻子罗亚·马伦在玩纸牌，丈夫阿宾正在看报纸，阿宾对妻子说：“你看过这段新闻吗？他们要派考古队到地球上来了。”

“不，我没看过。”罗亚回答说。

于是阿宾开始念道：“贝尔·阿瓦登，帝国考古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在接见银河通讯社的记者时，满怀希望地谈起在最近考古研究中可能获得的宝贵成果，这项研究是关于地球的，正在天狼星外围进行。阿瓦登认为，地球有古老的文明和独一无二的环境，它提供一种畸形文化，现在的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对这种文化一直没有给予重视，只把它当作行政管理上的困难来对待，因此有各种理由期望，最近一两年内，在社会进化和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上，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罗亚根本没有听他在念些什么，只是说：“我们辛苦了一天，这会儿就别谈政治了吧。”

他们正说着话，忽听得砰砰的敲门声，夹着厉声的叫喊，却听不出喊些什么。

罗亚匆忙跑去开门，看见门外竟是一个胖胖的矮小男子，冲着他们微笑。

罗亚客气地问：“有什么事吗？”

却见那个男子倒抽了口气，伸出一只手扶住门，像是要摔倒的样子。

阿宾见状，忙问：“你病了吗？”然后和罗亚一起把那男子扶进屋里。

这个男子就是施华兹。

几个小时以后。罗亚和阿宾发现，施华兹没有身分证，他的语言他们也不懂，开始怀疑他是“古人委员会”的特务，可觉得不像；又怀疑是外星人，因为犯了错误而逃到地球上来，他们又看了看施华兹那长满胡子的脸，看他的年龄足有 近 80 多岁，想到马上就要进行的人口普查，感到非常担

心，把他留下帮助完成生产定额倒是好事，可是一旦让“古人委员会”发现了，就会成为一条罪状。不但施华兹活不了，他们还会因此受到连累而被判刑。

阿宾和罗亚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把施华兹送到芝加哥去。因为阿宾曾看报上说，核研究所发明了一种仪器，能帮助人们学习，而且正在征求志愿人员，他们决定把这个人送到那儿去，让他作为志愿人员，他们认为这是万全之策。

施华兹对他将被作为志愿人员全然不知。当他完全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了。他发现妻子不在身边，一个熟悉的世界不复存在，一种揪心的隐痛油然而生……

他听到了男主人的说话声，忙从床上跳起来。接着门开了，送来了早餐，像是用什么粉煮成的粥，味道有点像玉米粥（香味不同）加牛奶。

他使轻点头说，说声：“谢谢！”

吃完了饭，他又在阿宾的指点下去梳洗打扮，只是找不到刮剑用具，无奈地搔了搔胡子茬儿。重重地叹了口气。而阿宾则把他的衬衫拿起来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尤其注意看了看钮扣，又放回原处。

随后，他被领到一辆长方形的小双轮车旁边，阿宾打手势命令他坐在里面。

空荡荡的公路从车旁急速后退，最后眼前出现了亮闪闪的低矮白色建筑，再向前是一片蓝蓝的水面。

他急切地指着那片建筑问：“芝加哥？”

但是，他所见到的一切与芝加哥毫无相似之处，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四摇进行“助学器”实验

地球核研究所真正主管“助学器”这项实验的是一位物理学家，名叫阿弗莱特·谢克特。他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女儿波拉也在这实验室里当技术员，但每星期只来两天，以便获得必要的课外实习学分。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

谢克特研究发明“助学器”主要想用于增强人类的学习能力。

人（动物也一样）的神经系统是由神经蛋白质组成。这类物质包括一些在非常不稳定的电平衡中的巨大分子。只要一点点的刺激，就能打乱一个分子，它为了保持自己的平衡，就去打乱另一个，这过程一再重复，直到抵达大脑。大脑本身是大群同样的分子，彼此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相结合。大脑里大约有 10^{10} 次到 10^{12} 次幂，也就是说“员”后面加 10^9 至 10^{11} 个“园”那么多的神经蛋白质，因此可能结合的数字是 10^{10} 次至 10^{12} 次幂的阶乘。

而所谓的神经冲动是电子失去平衡后，沿着神经传到大脑皮层，随后又从大脑皮层回到神经。这种冲动沿着一个神经细胞进行的速度极快，因为神经蛋白质都是彼此相接触的。但是两个神经细胞之间隔有一层非神经元构成的极薄组织，换句话说，两个相邻的神经细胞并不真正彼此联结，神经冲动通过不同的神经细胞时，必须越过障碍。

间隙减弱冲动的力量，按照间隙宽度的乘方减低传递速度。大脑皮层也是这样。只要找到一种手段来降低细胞之间这种间隙的阻力，冲动就能更容易地跳过缺口，人的思想就

更敏捷，学习起来更快，“助学器”的原理和目的就在于此。

如果“助学器”真的搞成功了，它的威力会是巨大的。它可以给大脑以刺激，由这种刺激而产生的那么多的蛋白质，即使是宇宙里所有的电子和质子都变成宇宙，而这些新宇宙里的所有电子和质子又都变成宇宙，再把这些宇宙里的所有电子和质子的数量加在一起，仍然无法与它相比……

正因为如此，这项实验引起了帝国总督和地球大臣及秘书的注意。但目前谢克特还只能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实验结果也很不理想，大部分动物在实验过程中就死亡了，主要原因是大脑蛋白质变性——凝结，就像煮鸡蛋一样。

动物毕竟不是人类。动物大脑和人类大脑的天然电性以及大脑产生的微电流是不同的，谢克特相信，如果有人志愿供他实验，就不会发生变性。可是一直没有人来做志愿人员。

当阿宾把施华兹带到研究所时，并没有直接把施毕兹带进来，而是让他藏在车里，以免引起怀疑，自己先走进了研究所。

“请问，试验‘助学器’是不是在这儿报名？”

接待员严厉地抬头看看他，说道：“在这儿签名。”

阿宾把两手缩在背后，又问“‘助学器’在哪儿呢？”

“除非你作为记者先登记，否则，我无法为你效劳。这是规定。”接待员冷冷地答道。

阿宾刚转身要走，从另一个房间迅速走出一位身穿白工作服的姑娘，是谢克特小姐，也就是波拉，波拉面带微笑，使阿宾的不安减少了一点。接待员对波拉说，他想当“助

学器”的志愿人员，但又不肯签字。

阿宾看到这情况，以为是这位小姐在管那机器，就问：“是您在管那机器吗，小姐？”

“不，当然不是，可是，我可以领你去见他，你真的要志愿试用‘助学器’吗？”波拉问。

阿宾回答说：“我最好还是见一下负责人。”

“好吧！”她碰了钉子似乎毫不在意，她悄悄地又从她出来的那扇门里退回去。过了一会儿，有个指头伸出来召唤阿宾进去……

阿宾跟着波拉走进一间小会客室，他的心怦怦地跳着。她温柔地对他说：“请你等那么半个钟头，谢克特博士就出来见你。他这会儿很忙……你要是需要些图书胶卷和阅读器，我马上拿给你。”

阿宾摇了摇头。

谢克特博士终于来了。他先从窥视板里观察了一下，因为他不相信居然有人自愿来当“助学器”的试用人员。为保险起见，他决定还是亲自见见那个志愿人员。

“喂，我亲爱的先生，我知道您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谢克特和蔼地招呼道。

阿宾则固执地说：“有人告诉我，您要是有了志愿人员，决不追根究底。”

“那好吧，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还是您打算马上进行实验？”

“我？马上？不，不是我本人要当志愿人员。我没说过我要当。”

“难道您说的是别的什么人吗？”

“可以这么说。”阿宾谨慎地说。

“好吧，那么就把您的要求干干净净地说出来吧。我们会严守秘密，而且，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帮助您。好吗？”

阿宾吞吞吐吐地说：“呃……这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头脑……不太正常，不会……讲话，哦……他不是哑巴，就是不爱讲……讲不好。”

谢克特沉吟了一会儿说：“是想通过‘助学器’改善他的智力？他可能死去，您明白这点吗？我需要征得他本人的同意。”

阿宾无可奈何地搓着手：“他明白不了。”随后急切地说：“这个人年纪越来越老，倒不是年岁问题……快普查户口了，他们会把他当作白痴抓起来，我们不愿意失去他，这就是我们送他到这儿来的缘故……这么做对您也有利，您曾征求志愿人员。”

“我知道，那么，您那个亲戚呢？”

“在外面的双轮车里，我怕被人发现，免得让‘古人们’找麻烦。”

“请跟我来，把车开到地下车库里，我保证不会让人看到他。”谢克特友好地把胳膊搭在阿宾的肩膀上。阿宾如释重负，激动地咧嘴直笑。

施华兹被躺放在卧榻上，虽然失去知觉，呼吸却深沉而均匀。

谢克特对他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什么智力不健全的生理特征，反应能力也很正常。尽管他显得沮丧、冷漠、无所谓，但当给他吃安眠药片时，他却很快地接过来，痉挛似的微笑着作为回答，然后把它们都吞下去了。

阿宾一直坐在暗处，看着这一切。

技术员已经把“助学器”的最后一个笨重机件推进室内，安装好机器。一按电钮，手术室窗户上的极化玻璃立刻重新组合分子，变得不透明了。室内只有一盏白灯，把寒冷的光辉照在施华兹身上，施华兹已经被抬到手术台上，离台缘厘米高处是数百千瓦的抗磁场。

谢克特把电极安装到施华兹的脑壳上。因为要先用阿尔斯法仔细研究脑袋的构造，以便把弯弯曲曲的、紧密的裂纹显露出来，当脑壳的裂纹渐渐显露出来时，谢克特发现，这个人要远远大于缘岁。忽然，他觉得这些裂纹好像有些不太对头，很奇特，是一种原始的脑壳构造。

谢克特又发现了施华兹脸上的胡子，吃惊地转向阿宾：“他一直有胡子吗？”

“胡子？”阿宾迅速思考着，“不错，先生。”随着又加了一句：“他天生这样。”

“咱们把它去掉，免得让他看上去像只野兽。”谢克特吩咐技术员给施华兹敷上脱毛膏，胡子立刻都顺顺当当地掉下来了。

技术员说：“他胸脯上也有毛呢，谢克特博士。”

“伟大的银河系，”谢克特说，“让我瞧瞧，嘿，这家伙是块毛毯！嗯，不管它吧，穿上衬衫就看不见了。我现在要使用电极了。这儿接上电线，还有这儿，这儿。”比头发丝还细的白金电线戳了进去，“这儿，这儿。”

十几道线路穿过皮肤插入裂纹，裂纹很紧，插入后，就能感到大脑细胞之间微电流的微弱反应。

谢克特仔细地瞅着精密电流计随着线路的接通、中断而

颤动跳跃。一些带着小指针的记录器在标绘图纸上高高低低地绘出蛛网一样的精密曲线。随后他把图纸放在灯光映照的乳白色玻璃上分析着：“非常正常，这持续的缘次高峰，肉眼都看得很清楚……”

谢克特和技术员再一次对“助学器”进行了调整。把四条长电线搭在施华兹的四肢末端，把一块像硬橡皮似的黑色衬垫仔细地放到他的脖子下面，贴着肩膀的部分则用夹子牢牢地夹住。最后，把两个像巨颚一样的正负极分别放在他苍白的，胖胖的脑袋上，两极正好对准两边太阳穴。

谢克特握着开关的手的拇指动了一下，眼睛却紧紧地盯着精密记时计，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过了很长时间，其实没超过猿分钟，谢克特的拇指又动了一下。

试验经过了好几个小时，所作的记录简直可以装满一个图书馆，在作了皮下注射以后，施华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谢克特这才松了口气，他用手背擦了一下前额的汗，轻轻地说了声“很成功”。

随后，他转过身对在一边的阿宾说：“他必须跟我们一起呆几天。请您一个星期后晚上 8 点，还在那个车库的门口等我，到时我会把人交给你。”

阿宾知道尽管会有很多危险，但既然已经来了，也就只好这样了。

阿宾走后，谢克特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视电话到议会大厦去，向帝国住地球的总督恩纽斯汇报试用“助学器”的情况，因为就在阿宾等他的那段时间里，谢克特正是在与特地前来找他的恩纽斯一起谈话，其中也谈到了“助学器”的事。波拉进来找谢克特时，恩纽斯也知道了他们要试用

“助学器”，希望谢克特能把实验结果告诉他。

五摇出摇摇逃

第二天晚上，施华兹醒来了，他觉得脑袋一阵阵胀痛，模糊的知觉逐渐清楚起来，他想起来了，他被送到了房间里，有仪器和仪表，还有两粒药丸，对了，他们给他吃了药……一只冷冰冰的听诊器在他胸脯上移动……有个姑娘喂他吃东西。忽然有个念头一闪：自己被人动了手术，在一阵惊恐之下，他猛地坐了起来。

波拉一下子扑上来，两手按住他的肩膀，强迫他躺回到枕上，并对他说着什么，可他一句也听不懂。他又活动了一下四肢，觉得都很正常，于是施华兹满怀希望地转向波拉说：“您听得懂我说的话吗？您知道我是谁？”他简直不相信这是从他自己嘴里发出的声音。

波拉见状，发出一串银铃似的声音，她对刚从外面进来的谢克特说了几句话后，又转过身来，指指他的嘴唇，像是要他讲话的样子。

“什么？”他说。

她热切地点着头，美丽的脸庞高兴得容光焕发。施华兹见她如此高兴，又问道：“您要我说话吗？”

这时，谢克特来到他床边。作手势要他张开嘴，说了声“啊”，施华兹也跟着说了声“啊”；谢克特又用手指按摩他的眼珠。

“怎么回事？”施华兹在指头的压力消逝时没好气地说：“我说话你觉得惊奇？你把我当作什么啦？”